
ICANN70 | 虚拟社群论坛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SG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 14:00 至 15:3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今天是 2021 年 3 月 16 日，欢迎参加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之间的会议。我叫弗朗克·卡拉斯科，来自 ICANN。

本次会议正在进行录音。

弗朗克·卡拉斯科:

我是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请注意本次会议将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举行。另请注意，我们将保留本次会议的发言机会，专用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因此，今天我们让这两个团体的成员晋升为讨论组成员，只有他们能够发言。

请注意，电话会议上的 CSG 讨论组成员均由 CSG 主席提供了姓名。因此，未指定为讨论组成员的 CSG 成员今天只是与会者。

如果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默认情况下，所有讨论组成员均被静音。所以当你发言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时，请自行取消静音。发言前，请务必将您的所有有声通知静音。

清楚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此外，请记住放慢语速，方便速记员和口译员的工作。

请记住，董事会只会回答来自参会选区的问题。

因此，在本次网络研讨会上禁用了问答窗格。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并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本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均可在聊天室中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请使用下方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并选择“回应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意见。请注意，只有在 Zoom 网络研讨会中，讨论组成员之间才能进行私聊。因此，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所有其他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讨论组成员看到。

本次会议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请注意该笔录并非官方或权威

文件。最后，恳请大家在本次会议上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大家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具体内容。

说了这么多，下面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有请马腾 (Maarten)。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 (Franco)。感谢诸位。谢谢 CSG，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能来参加我们的虚拟会议，并且非常清楚这个时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更方便。所以谢谢你们。

我们期待召开一次互动会议，真正地一起讨论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找到前进方向，因为最终我们都背负着 ICANN 的使命。

本次会议将由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从董事会方面来主持。

马修 (Matthew)，可以交给你了吗？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马腾。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会议。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向董事会呈交了一份实质性的议题和问题列表，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时间。

话不多说，下面有请 ISPCP 的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Jenn Taylor Hodges) 带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珍妮弗 (Jenn)?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嗨！我是 ISPCP 副主席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马腾。也非常感谢马修。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与董事会互动的机会。很感谢你们抽出时间。

马修，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的议程很满，所以我们会尽可能高效地提出我们的意见和问题，以便征询你们的意见，当然也要注意到我们 CSG 内有不同的选区。但我们会尽力而为。

现在来看第一个议题，有请我的同事希瑟·福里斯特 (Heather Forrest) 与 IPC 一起介绍 ATRT3 建议的整体审核和实施情况。

希瑟·福里斯特： 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珍妮弗的介绍。

我想感谢董事会全体同事。现在才早上 6 点钟。今天早上我在想，这应该是我们的里程碑，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是怎样没有坐上去坎昆的飞机的。而现在我们又在这里，还是没有坐上去坎昆的飞机。

这周我有机会发了几封邮件。这些事情完全无法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很好地处理。

但很高兴能看到大家。我们在 IPC 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些成员一直遭受着 COVID 的困扰，希望参与电话会议的人不是这样。尽管你们可能会听到关于 CSG 的消息，但我们还是很想见到大家（笑声），而且我们爱社群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非常想见到大家，在 Zoom 中能看到大家也很好。

让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手头的话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在 ISPCP 的同事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将为我提供支持。

先介绍一点背景信息，自从上次我们与大家开会以来发生了什么，也就是在 ICANN69 的背景下。

在那次公共会议 AGM 之后不久，我们有机会与我们 GNSO 任命的董事会成员贝基 (Becky) 和马修会面。在那次讨论中，我们为他们指出了我们所看到的联系，我们确定了各种不同社群工作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工作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就是整体审核。

现在，这个词当然有了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了一点自己的生命，因为 ATRT3 最终报告使用了这个词。

但是，ICANN 作为一个社群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是时候对我们所处的位置进行评估了。这个想法在构成 CSG 的这三个选

区中引起了相当深刻的共鸣。你们董事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我们都非常喜欢彼此，IPC、BC 和 ISPCP，但我们正在与我们所处的人为结构作斗争，虽然我们是商业实体，但我认为，新 gTLD 的引入影响了我们的社群，就像它影响了社群的其他部分一样，它并不是真正的最佳选择。我们总是不完全确定，我们是如何聚在一起的。

更广泛地说，我们要从自身出发，将这个整体审核视为一个机会，反思新 gTLD 给我们的整体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可能如何影响我们的结构，比如说，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核心事物。

考虑到这一点，并且看到 ATRT3 和 NomCom 的独立审核人报告之间的联系，以及像发展多利益相关方模式那样的工作，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结合起来。我们在 11 月下旬向贝基和马修提到了这一点，并鼓励他们把这些想法写下来，并尝试获取一些信息，在你们董事会对 ATRT3 投票之前及时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做到了。感谢贝基和马修提出这样的建议。

当然，之后你们开会并对 ATRT3 进行了投票。我们非常想知道，这些意见如何影响你们对 ATRT3 投票的决定。

我们最初非常希望与 OEC 坐下来开会。这可能是我们心目中下一步合乎逻辑的行动，因为我们想知道将如何实行 ATRT3 投票，又将如何进行整体审核。

在看到关于 ATRT3 投票的记分卡时，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意见是否真的产生了影响。

坦白说，我们对此有点困惑，也有点泄气，以为我们不能与 OEC 开会了，因为现在是早上 6:10，我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意见已经被抛弃了。

我想知道，这是否与这些远程会议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有关。无法在走廊上进行那种建立信任的聊天，也无法进行非正式的对面对面互动，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过面了。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决定，随着我们迈进 2021 年，我们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相同的但并非最佳的沟通模式，因此重置一下比较合适。

我们所做的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与我们 GNSO 任命的董事会成员，即第 13 和第 14 席位的贝基和马修以及艾芙丽 (Avri) 和萨拉 (Sarah) 进行接触，考虑到他们与 GNSO 的长期历史，试图解释我们对 ATRT3 的想法，并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所指出的事情是否影响了董事会的讨论和决策，如果是，又是如何影响的。

最后，我想向大家解释清楚，现在似乎不是抱怨为什么你没有做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要努力理解，也许

“努力”不是最好的词，但在目前这种环境下，不能面对面地看到对方，也无法互相寒暄说：“嗨，你好吗？”“怎么样？”“哦，我注意到了这个”或者“我看到了那个”。“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们缺乏这种沟通模式，在这个远程的 ICANN 环境中很难找到自己的脚步。

我们如何更好地与你们以及社群的其他成员沟通。首先，我真的很感谢工作人员和组织所做的一切努力，试图抚平从去年这个时候远程参与坎昆会议以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真的很感谢大家试图打破我们之间这种由于远程工作环境而产生的障碍。但与此同时，在本次电话会议开始时进行的声音测试告诉我，这不是个例，我有同事想就这个话题发言，但他们还没有进行声音测试，因此我想知道，我们如何在这里进行真正的互动讨论，因为肯定不只有我关心这些事情。

我的介绍有点长，我们现在在哪里？自从上次与你们开会以来，我们走到了哪里？

下面交给你们，珍妮弗和马腾或马修。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并进行跟进。

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希瑟 (Heather)。是的，我想如果我们董事会的同事有人愿意参与进来，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就行动起来。

马修·希尔斯： 当然，我先说。谢谢希瑟提出这个问题。

正如希瑟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

我认为这里有一些因素。通过一些对话我们发现，确实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目前只能召开虚拟会议的事实，我们无法在走廊上见面，喝着啤酒或其他东西来分享想法。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层面的问题。

在 ATRT3 的特殊情况下，当我们审核对 ATRT3 的意见时，我们非常清楚地审核了所有意见，包括来自社群不同部分的意见，以及对 ATRT3 报告的不同意见。正如我们在决议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从各个方面来讲，ATRT3 报告的总体主旨都是正确的，可让审核流程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演变。

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考虑少数人的报告。我们审核了各种立场。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发现这确实有好处，如何考虑结构和审核，并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觉得，我们从社群那里听到，目前的制度和目前的审核流程不一定能发挥其最大能力。

我就说到这里，下面交给你们。我不知道贝基或艾芙丽要不要插话，或者里昂 (Leon)。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谢谢，马修。我是里昂。补充一下马修所说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作为 ATRT3 的联络人，不仅董事会考虑了所有这些观点和所有这些意见，ATRT3 也考虑了。我记得在 ATRT3 的会议中提出了许多议题。该小组审核了这些议题，也发表了结论和建议。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议题都得到了非常彻底的评价和评估，不仅是董事会，ATRT3 也参与了。

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讨论，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对我们的现状和工作方式有一个良好的感知。我不知道艾芙丽是否想对此作些补充，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直在听取和评估每个人对此事的看法。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是的，我是艾芙丽，我看到托尼 (Tony) 举手了，我简单说几句。

我非常同意里昂和马修的意见，我们确实审核和讨论了那些意见，然后才作出了决定。

说到未来的工作，与批准整体审核相反的是，我们进行了试点。我们想通过试点看看大家需要什么。我们要怎么做？需要涵盖哪些内容？ATRT3 关于整体审核的文件写得比较宽泛，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我们听取了社群中每一人对于整体审核应涵盖的内容的意见，并结合试点工作，以便之后编写章程，而不是像文件所写的那样接受 ATRT3，根据文件内容进行整体审核，实施它，然后继续前进。省去修改章程并对其进行审核的复杂工作。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迫使我们进行更多试点，而不只是“怎么写就怎么做”。

所以，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来实际从你们那里了解到你们认为需要的整体审核。最后，它看起来可能比 GNSO 的内部结构更加独立，因为这是一个整体，而 GNSO 更多地是一个部分，不需要深入挖掘。GNSO 及其结构是，GNSO 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说出其想要的东西。任何变化都需要一个过程，但这几乎在 GNSO 的能力范围内。

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

我看到托尼举手了，我也注意到希瑟在聊天中提出了关于试点细节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按议程走的话，大概只剩几分钟时间了。

托尼，请讲。

托尼·赫尔姆斯：

非常感谢。我是来自 ISPCP 的托尼·赫尔姆斯，也是 CSG 的成员。

听到里昂谈到我们应该采取的前进方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现在也有点困惑，因为艾芙丽只提到了要继续做下去。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虽然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职权范围，但没有任何细节信息，这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投入。我们需要研究将要使用的方法，以及如何得出我们最后希望看到的成果。所以为了让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有很多范围界定的工作要做。

我认为，同样还应该努力进行试点工作，因为试点的开展情况将影响到随后的审核工作。当然，从 CSG 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正如希瑟在一开始所说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着为这些讨论作出贡献。我们还没有真正获得一个机会

来进行试点，我们在这个阶段无法了解试点的范围，以及如何将其与接下来更广泛的讨论联系起来。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作为社群的一部分，我相信不只有我们，社群的其他部分也会想以同样的方式作出贡献，确保护大这项工作的范围，考虑到整体审核需要考虑的所有方面。

艾芙丽说得没错，它的范围比 GNSO 要广泛得多。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因为这将有助于形成之后的一些审核。

所以这是（听不清）我们将如何作出贡献，你提到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着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只是需要了解我们如何能够以一种（听不清）的方式真正与这个项目对接。

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如果我能够 —

马修·希尔斯： 我看到艾芙丽举手了。请讲。

艾芙丽·多利亚： 我可能说得不好。我们现在仍处于试点的开端。我们还没有为试点建立模型。也许我们已经为预试点建立了模型，我们将与大家讨论如何组织试点。接下来的讨论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谢谢。
希瑟，你那边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或者……

希瑟·福里斯特： 谢谢，珍妮弗。我来。我是希瑟·福里斯特。

非常感谢你们的澄清。我必须要说，过去几周，我不确定是否理解错了，或者是否没有传达清楚。我明显感觉到，试点工作已经在进行中，组织已经开始试点了，现在提供这种意见确实已经不合时宜。我不得不说，这让我相当放心。我们的三个选区努力确定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有助于进行该试点，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在 GNSO3 审核之前进行处理。

只要我们能够将其纳入流程中，并了解如何最好地将其纳入流程中，艾芙丽，也许你可以从 OEC 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如何以最佳方式传递这一信息？会不会有一套与社群互动和接触的流程，或者如何实现这一点？

艾芙丽·多利亚： 抱歉。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把我的麦克风取消静音。我有时笨手笨脚的。

我们还在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进行一些咨询和讨论。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在第 70 届会议之后的某个时候与 OEC 就此事及其中的问题进行对话，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而不至于把所有其他问题抛在脑后。研究那些棘手的细节问题。

马修·希尔斯： 珍妮弗？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是的。

马修·希尔斯：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讨论其他问题了。感谢大家的对话。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

马修·希尔斯： 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澄清一些误解，我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前进方向。这是非常好的。那么……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是的。非常感谢马修和每个人的发言。你们刚才说的很有帮助。

好的。我们进入第 2 项，欧洲的立法提案。

下面交给来自 BC 的梅森·科尔 (Mason Cole)，然后还有迪恩·马克斯 (Dean Marks)。

梅森·科尔：

非常感谢珍妮弗和马修。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的。很好。

大家好，我叫梅森·科尔。我是企业选区的主席，迪恩·马克斯将协助我介绍这一议题。迪恩 (Dean)，如果在我提出问题后你有想要补充的内容，请随时插话。

我想再次感谢董事会同事给我们这个机会提出一些问题并咨询你们的意见。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欧洲的监管发展，我相信你们也是如此，同时也在关注美国一些潜在立法行动的萌芽。

有人指出，其中一些变化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但我们观察，EPDP 建议的实施也是如此。

欧洲的 NIS2 提案似乎特别明显，它将对 WHOIS 数据披露产生影响，从而对 EPDP 的输出产生影响。我们对此有一些疑问。我们有许多担忧，但最紧迫的担忧是，如果 ICANN 在 SSAD 上取得进展 — 我发现 GAC 没有提供非常有力的共识支持 — 该社群可能会在一些最终与监管发生冲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董事会是否应该考虑暂停关于 SSAD 建议的工作，而不是立即启动 ODP？

谢谢，珍妮弗。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梅森。

迪恩，你想插话吗？还是让董事会先说？

迪恩·马克斯： 抱歉。我是迪恩。我觉得梅森 (Mason) 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先听听董事会怎么说，我们后面可能还有问题。非常感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谢谢，迪恩。

马修？

马修·希尔斯： 这个问题由贝基来讲，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好的。大家好，谢谢各位。

ICANN 组织和董事会一直在密切关注欧盟的立法活动，包括《数字服务法案》和 NIS2 提案。我们确实了解并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都会对签约方机构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在 NIS2 提案比在《数字服务法案》中要清楚得多。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如果《数字服务法案》按现在的内容获得通过并

转变为成员国的法律，那么根据欧盟法律，在准确度和提供关于法人的信息方面，只要该信息不包含个人数据，就会有直接的义务。

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按现在的内容颁布，但我认为，设想它不会以某种形式包含这些要求是不明智的。没有人会把头埋进沙子里，以为没有这些义务。

很明显，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8 个月再加上成员国投票通过立法所需的时间，调换可能导致不同的实施效果。

但是，我还是认为，刚开始要假设今后会出现某种形式的义务。

关于这对 EPDP、SSAD 提案和 ODP 的影响，我们的立场略有不同。但我会逐步给大家介。

首先，EPDP 第 2(a) 阶段主要集中在法人与自然人的区别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对 NIS2 的解读是，它并没有为处理个人信息明确提供其他的合法依据，但它规定了一项肯定的义务，即在数据中没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可提供有关法人的信息。

因此，法律团队向 Bird & Bird 提出了几个问题，问题分为三个部分，EURid 如何解读管理欧盟的法规，RIPE NCC 如何解读其

在资源持有者信息方面的义务，以及根据法人的自我称呼和其注册不包含个人信息的证明，NIS2 提案的存在如何影响签约方机构在公布或发布法人信息方面所承担的风险。

这些问题相当细致，我们正试图在 EPDP 之前的全体大会上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关于 SSAD 和运营设计阶段，董事会认为，从运营设计阶段获得那些信息至关重要，可以了解该提案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在成本方面涉及什么，将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当然，其中一个相关问题是，不仅要考虑 SSAD 的现状，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一阶段的 EPDP 直接审视并设计了它的演变和发展。

如果董事会其他成员有任何异议，也应该说出来。万一立法通过了，ODP 会使我们受到束缚，而不会提高我们在现行政策要求的背景下了解和考虑立法的能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都希望了解立法将如何影响这一问题，并希望确保建立一个制度，董事会还没有采取行动，但如果要建立，这个制度将足够强大，能够随着欧洲和任何其他国家法律的出台而不断发展，从而满足他们的要求。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我没看到有人举手，但我觉得马腾有话要说。

马腾·波特曼：

抱歉。谢谢，贝基。另外，还要感谢你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法律小组所做的工作，让大家对事情的发展和移动目标有了充分的了解。

在我看来，我只想补充一点，即 ODP 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对吧？ODP 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在很大程度上探讨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是否有效，如何实施等等。

这将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社群将收到通知并参与进来。

我们并不是要让任何人陷入死角。我们想找到一个坚实的前进方向，因为我们不能等政府来解决我们应该处理的问题。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天仍然存在的所有不确定因素中，ODP 将非常有用。

希望这样讲对你有帮助。

马修·希尔斯：

珍妮弗，我看到跃然 (Göran) 和萨拉举手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开放发言。

萨拉 (Sarah)。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是的。我只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略有不同的观点和我个人的一个担忧，即我认为 ODP 作为一个系统，需要确保该系统的用户想要它并将使用它。而其中有些人，或者所有人，都将需要为此付费。

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对于是否会被使用，是否需要付费等问题，董事会可能会受益于听取不同人的意见，他们才是该系统的用户。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

下面有请跃然 — 抱歉，珍妮弗。我刚看到了你的留言。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我想快速提两个意见。

第一个是要记住 SSAD 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工具。它没有考虑到合法性。例如，它没有进行平衡测试。根据法律，这属于签约方机构，欧盟委员会的新立法提案也加强了这一点。

只要新立法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的提案，ICANN 组织应该对这个决策负法律责任，这一点不会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单系统，很公平。它一点也不居高临下。但它也没有采取法律决策。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其他事情也只是为了给欧盟委员会做宣传，他们制定这个立法是为了支持 SSAD，支持 ICANN 的政策工作。

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SSAD 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并不是统一访问模型。它是合法的。它还涉及其他法律问题。它与国际数据传输、如何依法确定最终用户有关。但它本身并没有采取法律立场，我知道这也是你们所担心的事情之一，由于法律的原因，它不能这样做。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现在轮到迪恩 (Dean) 了，董事会还有其他人要发言吗？

马修·希尔斯： 是的。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太好了。

迪恩，有请。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我是迪恩·马克斯。我将用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这次讨论。

跃然，董事会收到了 IPC 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这个与 SSAD 有关的议题，希望暂停工作。马腾和贝基坦率地回答了为什么继续推进 ODP 是很好的，我认为我们的观点与跃然的观点非常相似，那就是 SSAD 更像是一个工单系统。

如果它是一个工单系统，我认为董事会和社群应该关注的是，这个系统是否会被构建成，正如萨拉提到的，这些人是否会拒绝使用它。

我想敦促并希望董事会考虑打算使用 SSAD 的团体（IPC、BC、ISPCP）在 EPDP 第二阶段报告中提交的少数人声明。

他们都对所发现的 SSAD 的不足之处表示担忧。贝基，对于你提出的有关其演变能力的问题，我希望董事会认真研究一下，因为在政策中制定 SSAD 的方式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演变途径。我非常希望大家能看看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更为狭隘，是准确性的问题。

贝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会议上，与（说名字）就准确性进行了讨论，这可能只是数据主体的权利与独立价值本身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随着委员会提出 NIS2 措辞，也就是最初提出 GDPR 的机构，他们对准确性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准确性

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如果我作为一个注册人，我的名字是米老鼠，准确性并不以我说我是谁的权利开始和结束。

我想知道，贝基，随着 NIS2 的推出，它是否改变了你对准确性的看法，是否修改了它，董事会是否仍然认为准确性只是数据主体的权利，因为准确性是整个 WHOIS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我来直接回答。我不认为董事会已经就准确性是否只是数据主体的权利发表了意见。我的意思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来自 Bird & Bird 关于 EPDP 的法律备忘录，但我认为这些备忘录并不是很清楚。我们确实有欧盟委员会代表的声明。我们这些以践行隐私法为生的人在其他日常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我不认为董事会有观点或有任何依据得出结论，认为 GDPR 的准确性要求只对注册人有利。所以我要澄清这一点。

我想说的是，无论对此得出什么结论，NIS2 都提供了一项单独的法律义务，在数据准确性方面规定了一项单独的法律义务。

现在，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将会带来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要求，签约方机构将如何履行其义务，这些都是我认为此时应该讨论的问题。

在没有对欧盟委员会关于准确性主张和声明表达立场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要求委员会对此作出一些澄清，因为了解这一点将是有益的。

我不会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我只想说，NIS2 中的准确性义务是非常明确的。虽然准确性并不在第 2(a) 阶段的范围内，我们并没有确切地问到这个问题，但如果有的话，这项拟议的立法应如何影响平衡测试。

我想，Bird & Bird 的答复可能会对我们如何在当前背景下思考拟议立法的存在具有指导意义。

迪恩·马克斯：

贝基，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在聊天室里留言了。非常感谢你的解释。这真的很有帮助。希望我们私下可以喝杯酒，继续讨论 GDPR 与 NIS2 中的准确性和措辞，这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非常荣幸。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迪恩和贝基。抱歉，我们需要继续往下看了。

接下来要讨论 ODP，我们在上一个议题中已经谈到一点了。

下面交回给希瑟，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应该也有话要说。请尽量简单介绍，以便我们能讨论完这个列表。

所以希瑟，接下来再次交给你。谢谢。

希瑟·福里斯特：

谢谢，珍妮弗。我是希瑟·福里斯特。我会快点说的。今天早上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对 ODP 提出的问题其实只是想了解 ODP 的起源。我想我甚至可以引用我们先前围绕 ATRT3 试点所表达的情感。只是想在这种异步沟通环境中得到更好的理解。

对于 ODP，是董事会生成的吗？是组织生成的吗？IPC 在为 ICANN70 做准备的过程中，与跃然就此事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并有了更好的认识。

但我认为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会很有帮助。所以，珍妮弗，屏幕上的问题可能代表我们自己，下面交给你。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非常感谢，希瑟。

沃尔夫-乌尔里希 (Wolf-Ulrich)，你现在想发言吗？还是直接让董事会回应？

沃尔夫-乌尔里希·
克诺本：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很高兴听到一些关于我们将如何处理 EPDP 的信息。

但对于 ODP，总体而言，这似乎是理论上的实施。就好像在思考如何完成实施一样。这是一个你们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或事项可能会重复 PDP 本身要做的工作。

因此，应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机会，延长 PDP 已经花费的时间。

但列表上还有其他主要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珍妮弗，对于此事，马腾将从董事会方面谈一谈。

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正如她说的，之前已经说了很多了。ODP 基本上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所有事情都在 PDP 内完成，ODP 不需要再做任何处理。我们并不是想从 PDP 中拿走应该在 PDP 中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责任决定何时在 GNSO 理事会上对 PDP 进行投票。我们有责任说，实时法律、章程等是合理的。这是我们的职责。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们当然不认为任何社群提案都需要这样做：审核小组、建议等等。但清楚的是，这关系到如何实施它，要花多少钱以及效果怎么样。我认为 SSAD 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我们需要额外的意见。

以前，董事会当然也不是完全盲目地做出决定，但有了 ODP 之后，知情的过程就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了。所以 ODP 确实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然后我们要求组织承诺实施 ODP 或实施 ODP，不管哪个英语术语是正确的。我是荷兰人。这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会在互动中那样做。

比如他们确实计划在 ICANN70 期间考虑要求对 SSAD 及相关建议进行 ODP。我们将会跟进的。

请耐心等待，因为虽然 SSAD 是新的，但 ODP 本身也是新的，我们想把它发展成一个尽可能为我们服务的工具，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在 ICANN 的共同目标。

我希望这个回答能有帮助。这与我们之前关于 SSAD 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且肯定的是，ODP 不会是每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也许我也可以插几句。

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在这里我可以代表董事会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处理那些复杂的、具有重大影响或可能对整个 ICANN 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和建议。因此，这确实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所有这些影响，并在我们通过审视和最终处理建议的过程中，或者不管我们实际关注的是什么，都能更全面地了解其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工具。

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对 ODP 发表意见吗？

马跃然：我可以讲几句吗？

马修·希尔斯：当然，有请。

马跃然：认识到我们眼前的一些事情的范围很重要。下一轮是一个 3 到 4 亿的项目。SSAD，我们不知道，可能有 800 到 1000 万美元。我们有拍卖收益，这也是全新的东西，我们以前没有做过。我们以前没有做过 SSAD。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 SSAD。我们有工作阶段 2 实施团队。这些事情不仅会对 ICANN 组织产生影响，对每个人也是如此。而且有大量有待解答的问题。我们想要使用更严格的形式，同时确保我们是透明的。

但是请大家放心，当我们回顾 ICANN 的历史时，我们会看到 2021 年是规划年。我们要确保我们把社群中所有好的工作都变成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还想提一下关于实施的事情。有一件事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居高临下，当董事会就实施问题作出决定时，组织现在就受该具体决定的约束。ICANN 组织在董事会做出决定后负责实施，如果董事会做出了决定，那之后就是组织的工作了。这就像重启时钟一样。

根据我们看到的例子，并不总是能百分之百取得成功。例如，以建议 70 为例，第一阶段，我们在董事会中作出决定，进入实施阶段，通过与社群成员的良好互动，我们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其实开展了工作。我们把它发回给 GNSO 理事会，以重新作出决定。

董事会不是要改变政策，而是要（听不清）政策，提出政策。但重要的是要知道，当董事会写了一个决议，指示 ICANN 首席执行官开展某项工作时，这对我来说就是法律。

我们要确保这个决定尽可能好，尽可能透明，所有问题都尽可能透明。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如果在实施之前有政策问题或实施问题，最好在董事会决定之前解决。

因此，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透明度问题。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我没有看到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发言，珍妮弗，交回给你。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马修等人。我这边也没有人举手。在我们继续之前，CSG 有人想发表最后意见吗？

没有了？3，2，1。

好的。我们继续下一个议题，《中期报告》。下面交给来自 BC 的瓦多·席甘嘉 (Waudu Siganga) 进行介绍。

瓦多·席甘嘉： 谢谢，珍妮弗。

我叫瓦多·席甘嘉。我是 CSG 的 BC 联络人。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来是要问一个关于《中期报告》的问题，但我想把它先放一放，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份报告是否已经送达董事会，董事会是否熟悉这份报告。我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

我想也许要挑选一些被谈到的事情，报告中的一些结果，也许要问一两个问题，关于报告中的内容。

所以我假设董事会没有这份报告。希望我是正确的。

基本上，我要问的这些问题与 ICANN 根据 GDPR 的要求制定的政策有关，这也是《中期报告》研究的内容。

ICANN 制定的政策基本上允许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通过删减 WHOIS 中公布的个人可识别数据来遵守。据了解，ICANN 在通过这一政策时所宣称的目标是“确保遵守 GDPR，同时最大程度地解决 WHOIS 中包含的当前信息”。

然而，《中期报告》显示，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删减的数据远远超过了 GDPR 的要求。举个例子，在 GDPR 之前，在 WHOIS 中可以查到超过 75% 的 gTLD 域名注册人的实际身份，而此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到只有 13% 左右。如果 gTLD 域名空间有如此大的一部分被无法识别的各方控制，对于 DNS 的信任和安全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此外，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似乎利用该政策对不属于 GDPR 管辖范围的域名进行了数据删减。即使对法人的数据进行了删减，但这些都不属于 GDPR 的管辖范围。《中期报告》的研究表明，虽然一般情况下，自然人只占域名注册人的

11.5%，但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已经对超过 57% 的域名的联系人数据进行了删减。

所以，我们作为 BC 想就由 GDPR 驱动的政策向董事会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董事会是否认为目标已经实现，也就是说，确保遵守 GDPR，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 WHOIS 中的当前信息，这个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其次，是否正在采取或考虑采取任何措施或倡议来客观判断由 GDPR 驱动的政策效果？

代表 BC 谢谢你们。

交给你们了，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瓦多 (Waudon)。马腾将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进度。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这与我在文件上看到的有点不同：董事会会对《中期报告》的 1 月报告有什么反应？

对于这个问题，能看到来源当然很好，感谢分享来源。ICANN 中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团队也在考虑。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正在推进和探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试图尽可能表达清楚。毫无疑问，任何调查和研究的基础都是让它变成什么样子，考虑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报告，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在组织里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董事会中还有其他人要发言吗？

珍妮弗，我这边没看到有人举手。我想，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

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谢谢。

瓦多，很高兴我们能进入下一个问题。

瓦多·席甘嘉：

大家好。我曾提到，过去（听不清）并不完全是议程上的内容，所以我只是建议他，如果他想回答议程上的内容，也很

好。你们之后有什么反应？你们对《中期报告》的基本一般反应是什么？

遗憾的是，我不确定你们是否收到了这份报告。因此我才说进入下一个问题。

马腾·波特曼：

瓦多，没问题。

当然。我们确实收到了报告，它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组织正在考虑它，并提供了一些反馈，很想了解它的基本情况，它从哪里来，如何适应，并把后续工作放到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中。如果把它放回到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中，它确实带来了一些惊喜。但是，整个项目就是要征询意见，研究清楚，并尽可能好地包含这些内容。《中期报告》只是这其中的一个数据点。

瓦多，这样回答有帮助吗？

瓦多·席甘嘉：

好的。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抱歉。我只是想谢谢你，马腾。

好的。我们将进入最后一项，关于 FY22 运营和预算规划草案。

这个问题将交给我的 BC 同事吉姆森·乌鲁弗耶 (Jimson Olufuye) 来讲。

吉姆森·乌鲁弗耶： 非常感谢，珍妮弗。大家好。董事会，谢谢你们的持续参与。我叫吉姆森·乌鲁弗耶。

首先，我想感谢团队对文件作了改进。事实上，高亮部分真的很好。主文件也非常全面。干得好。

我有三件事要说，第一个关于额外预算请求。首先，最近我们有一位新的官员在 BC 负责财务和运营事宜。在此之前，我已经负责财务和业务事宜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我们看到我们提交的许多预算请求都被更改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无法使用那些为我们提供的改变。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我们没有起到作用。我们并没有按照真正的意愿来使用预算请求。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例如，在 2021 财年，在提交的 32 万美元的额外预算请求中，仅有 1.4% 的预算分配给了 CSG。因此，我们在 2022 财年再一次提交了申请。我们真的想恳求董事会考虑我们提交的请求，因为我们考虑了很多事情。所以请你们记下来，因为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希望企业领导者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是认真的。不一定局限于 ICANN 会议的某个地区。你可以来自于任何地区。而且这也有助于真正缓解我们的倦怠。因此，请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请求，不应该像往常那样，只是驳回或重新配置。

第二，尽管疫情导致面对面会议被迫取消，但专业服务确实没有恢复到 2019 财年的水平。目前假设的基础是什么？目前的假设与 ICANN 的员工数量最多达到四到五百人相关；这里是指 FTE 吗？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是，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SSAD 的发展方向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其实应该向前看，可能我们有这个资金，我们要花大概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

所以问题是董事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听不清）关于《数字服务法案》的讨论即将到来，还有 NIS2。那么董事会的立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去实施，如何筹措资金？首先关于额外

预算请求，应该考虑提交的内容。第二，关于假设，想知道关于专业服务的假设，（听不清）与全职员工的关系。第三，关于如何获得资金。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好的。吉姆森 (Jimson)，非常感谢。

旦科 (Danko) 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有点晚了，我们会尽力回答。哈维尔 (Xavier) 可能要插话。

旦科，交给你了。

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谢谢,马修。吉姆森，谢谢你的问题。我叫旦科·杰夫托维克。我是董事会财务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将尝试回答你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补充。

首先，非常感谢企业选区对今年的预算周期提出了非常详细和非常彻底的公众意见。我们认可大家的辛勤工作，以及很多非常有用的意见。

其中一些意见带到了今天的讨论中。也许是从第二部分开始的。你问到专业服务和员工数量的问题。

首先，上一财年专业服务项下的金额较高，主要是由于有关 GDPR 的活动以及获得澄清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支持。因此，今年计划的金额当然是根据预期的工作量实际规划的金额。这一金额与员工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 BC 意见中，有一条关于员工数量的意见，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预计的预算和员工数量以及工作量基于董事会决定已经开始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即将有很多工作。我们提到了 SSAD、后续流程、拍卖收益。这些东西不在目前的预算中。当然，我们与组织和董事会一起研究了支持这项工作的财务结构。

我们预算的原则之一是，每年的支出不超过我们筹集的资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预算每次都是平衡的。但是，由于虚拟会议，我们节省了一些费用，我们知道工作量将会增加。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结构，以支持董事会和组织即将开展的工作，使其能够实现社群的期望。

有些问题关于额外预算请求，我也会试着对此发表意见。

额外预算请求流程由组织执行。最终决定由董事会全体成员根据董事会财务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但是有一个流程。董事会的作用是对这一流程进行监督。因此，所有提交的文件都由提交文件的小组各自通过内部员工团队提交。然后由行政人员将建

议转交给 BFC，然后再转交给董事会。每年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从一年到另一年的流动，也没有在利益相关方社群之间平衡谁花了这笔钱的多少个百分比。关键是有一个标准。标准用于评估这些请求。

另一方面，有一个意见关于计划在海牙举行明年的 GAC 会议的差旅预算。这实际上与高层政府级会议有很大关系，我们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会议也是如此。这就是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原因，也是增加 GAC 差旅席位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是否跳过了你的部分问题，如果哈维尔在线的话，也许他可以补充一些更精确的内容。

吉姆森·乌鲁弗耶： 我想可能是 SSAD。

旦科·杰夫托维克： SSAD，我们正计划进行 EPDP，以了解我们实际需要多少资金，然后作出决定。

正如我所说的，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与组织正在规划支持需要大量资金的多年期项目所需的财务结构。SSAD 是这类项目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正准备寻找一种方法，为这类重要项目提供资源。

另一个例子是刚才提到的拍卖收益。当然，这方面拥有独立的资金。比如，我们也知道即将有一个后续流程，但是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对此也需要一个结构。

吉姆森·乌鲁弗耶： 非常感谢。

旦科·杰夫托维克： 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你们提出的公众意见。本次会议开始时，我还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第五点。也许还有一些关于资金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旦科。谢谢，珍妮弗。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这是空前的。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我知道。谢谢，马修。谢谢，旦科和吉姆森。也许是时间控制得太过头了。马修，你是否愿意来讲这个问题。由于我们还剩 15 分钟，我想知道之前的话题中是否有人想提出其他观点，是否有人想发表最后的迫切意见。

马修·希尔斯： 当然有。如果董事会有人想提问，请举手示意，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是的，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CSG 的同事对之前的话题有意见吗？

啊，迪恩。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珍妮弗。我是迪恩·马克斯。

我只是想知道，因为跃然也在这里，董事会在 EPDP 上是否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这对隐私/代理共识性政策有什么影响？

（听不清）我在聊天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第 1 阶段，如果有任何关于隐私/代理的想法或讨论，可能会有保留。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董事会成员有没有人想针对隐私/代理问题发表意见？

贝基·拜耳： 马修，我知道 IRT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这项工作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也许组织中的人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但我已经看到了证据，看到了沟通，这些都表明正在进行关于实施的讨论。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组织中有没有人对迪恩的问题提供一些详细信息？否则我们只能交回给你了，迪恩。

我看到卡伦 (Karen) 在聊天中对后续措施发表了一个意见。

贝基·拜耳： 其实我应该知道。我的理解是，理事会将审议已经暂停的两个实施审核小组，理事会下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马修·希尔斯： 这样回答可以吗，迪恩？

迪恩·马克斯： 谢谢。可以。我还是对流程（听不清）。这让我有点困惑，因为这是理事会批准的政策，也是董事会一致通过的，但它又要回到理事会那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但我会试着去看看那份报告，也许会有帮助。非常感谢。也许凯伦也可以教我。

[笑声]

如果她不介意的话。

谢谢，卡伦。

马修·希尔斯： 谢谢，卡伦。谢谢，迪恩。

马跃然：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马修·希尔斯： 有请。

马跃然： 对于 NIS2、《数字服务法案》，你是否也在向欧盟委员会提供立法意见？我知道 ICANN 社群的其他部分会那样做。

迪恩·马克斯： 我可以插一句，跃然，我知道，我们不同选区的成员肯定会提出意见。我想现在还在讨论整个选区是否愿意。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有帮助。

马跃然： 我没有意见。只是很好奇。

迪恩·马克斯： 不不不，我知道你的意思。谢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谢谢两位。我看到举手了。

梅森·科尔： 谢谢，珍妮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回答一些后续问题。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我想是的。

梅森·科尔： 好的。我想 —

[多名发言者]

我知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张破唱片，但我想回到 NIS2 的问题上，以及它如何适用于 ODP。

我认为 BC 在这里担心的是，比方说，完成了 ODP，然后 NIS2 演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对 SSAD 或 EPDP 结果的影响要比预期的要大得多。

届时是否会开发额外的 ODP，以试图重新评估现状？或者董事会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马跃然：

梅森，你认为立法会演变成什么东西，这很有意思，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相当确认，它不会改变一些基本原则。它其实是受 GDPR 约束的，在某种意义上，GDPR 优先于它，这意味着 GDPR 保持不变。只是在某些地方对它进行补充。

所以我很好奇，你认为在 NIS2 指令中可能会增加哪些立法，这会改变签约方根据 GDPR 进行平衡测试的基本原则。我这么问并不是在“找茬”，我确实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

梅森·科尔：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跃然。我不太确定。我不知道我们中有没有人知道，或者可以预见到。这是一项新的立法，就像拟议的 EPDP 一样新。

我非常担心在 ICANN 战线上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因为有些东西在最终确定之前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不一

迪恩·马克斯：

我可以插几句吗，梅森？

跃然，我们在 NIS2 中看到了一件事，你说的绝对正确，因为它总是受数据保护法的约束。

但似乎可以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建立合法的访问，这可能会给平衡测试带来很多明确性，我们所有人看到后会说：这如何平衡工作？这个问题并不清晰。

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随着 NIS2 的演变及其得到实施，可能会建立一些指导原则，提供比今天更多的明确性。

马跃然：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好。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但我们还没有得到欧盟委员会的答复，我们会接管平衡测试，我们（听不清）。

这实际上并没有改变 SSAD，因为它会减轻签约方机构的工作并将他们的风险降到最低。

可能对它也有一些义务，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 SSAD 系统本身，因为 SSAD 系统没有在其中做出任何法律决定。它只是一

个人们可以进去排队的地方，确保发给签约方机构，也就式作出决定的同事。所以这个特殊的事情不会改变它。

我是真的听明白了你的顾虑从何而来，因为我总觉得你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多名发言者]

马修·希尔斯： 抱歉，迪恩，请继续。

迪恩·马克斯： 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事情，因为 SSAD 发展成了一个简单的工单系统，因为所有这些法律的不确定性都围绕着披露和事实，就像你说的，跃然，ICANN 组织试图采取措施与委员会一起看看是否可以采用统一访问模型，对于 ICANN 是否可以承担披露的责任，从未得到过所需的回应。

所以真正留给社群的是，就像你所描述的，开发一个系统，跃然。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将披露完全交给签约方机构，不提供任何法律指导，或者说就如何在 NIS2 下披露得到很多法律指导，那么工单系统仍然只是一个工单系统。它本身是否值得花 900 万美元去做？

马跃然： 我通常不会这样做，但我在聊天中看到的一个意见，SSAD 基于 NIS2 似乎不正确的假设。我想重申一下欧盟委员会所说的

话，他们认为对 NIS2 的增补支持 ICANN 多利益相关模型和 SSAD。

所以我想重申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一点。我不是来宣传欧盟委员会的工作的。上帝知道我经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的意图是支持在 SSAD 方面所做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同意这样的假设，即由签约方机构进行平衡测试，或平衡测试的（听不清），因此，他们制定了立法，我认为这是为了简化这一流程。

这并没有改变 SSAD 的基本假设。我认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多名发言者]

迪恩·马克斯： 在向委员会和所有欧洲成员国提供了一份似乎是批评 SSAD 的少数声明后，其中可能有一些混合消息。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谢谢。

马修·希尔斯： 马腾有话要说。

马腾·波特曼： 也感谢迪恩。大家知道，在我们知道一切之前，替代办法可能是什么都不做。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各国政府将接管这

件事并全力以赴。我们要做的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最佳信息采取行动。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研究如何发展。所以，如果欧洲的立法发生变化，比如 NIS2 指令，我们会探讨对我们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影响，它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最终，很明显我们都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处理隐私问题。我们至少需要采取措施，至少给我们带来保护，表明我们关心并以合理的方式采取我们的措施，因为这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走那条路。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可能会改变方向。但我们要走这条路。如果我们改变方向，将会通知大家。我们会把发生的事情和原因以及考虑因素想得非常清楚。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和社群互动，说这是我们做的事情，以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希望这个回答能有帮助。这不是盲目的冲向终点，而是一次现场运转，我们在移动的同时会继续观察现场。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珍妮弗，我们可能还有时间再提一个。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再提一个意见？有人要发言吗？我没看到有人举手 — 哦，梅森。你又举手了吗？

梅森·科尔： 是的，我想再插几句。我不想占用别人可能需要的时间。只有我举手了吗？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是的，没错。请讲。

梅森·科尔： 好的。谢谢。今天上午 PIR 举行了一次关于 DNS 滥用的长会。社会各界踊跃参与了。

我想知道董事会如何密切跟踪社群中关于 DNS 滥用的情况，以及董事会目前在对 DNS 滥用采取行动或帮助 ICANN 组织对 DNS 滥用采取后续行动方面有什么想法。

贝基·拜耳： 我很乐意回答。董事会正在密切跟踪社群在 DNS 滥用方面的工作，并承诺尽可能地支持这项工作。我们把重点放在组织为获取关于 DNS 滥用的真实数据和这些统计数据而整合的信息工具上。我们已经与社群的各个部分对此进行了对话。

可能会在我们正在处理的每个重大议题中提出来。这是一个与 CCT 和 SSR2 建议相关的问题。它与后续流程有关。显然是 EPDP 的一个基本问题。

我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这对董事会来说是头等大事，董事会也致力于支持社群在这方面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珍妮弗，交给你。

马跃然：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已经并正在投资大量工具，以供你们在跟踪滥用情况时使用。我建议你们去看看健康指标、DAAR 报告以及 DNS 工单。

你们会发现，这些信息也是中立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提供了所有来源，说了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有外部的学术界检查我们的工作方式。开展这项工作时，我们和很多合作伙伴都有很好的合作。非常感谢。

珍妮弗·泰勒·霍奇斯：

好的。我想要我们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董事会抽出时间。真的很感激。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似乎有很多需要跟进的事情，特别是之前对整体审核等事项的一些对话。我敢肯定，之后将会有很多对话。非常高兴能有这次互动和机会。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珍妮弗。谢谢大家。同样地，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能好好地讨论一番。非常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期待能在下周的虚拟会议上看到大家。

马腾，你最后要说点什么吗？

马腾·波特曼： 没有了，你说得很好。谢谢。非常赞赏这种生动的互动讨论，我们确实有机会更深入一点。我很喜欢这种互动。我相信我代表整个董事会发言了。

也感谢马修，在我们这边牵头，感谢你们提出的好问题和好建议。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期待在其他会议上也能见到你们。

马修·希尔斯： 谢谢大家。会议结束。

录音已经停止。

[会议记录结束]